

再
造
了
的
男
人

〔美〕威廉·比弗罗夫特 著

ZAI ZAO LIAO
DE NAN REN

● 春秋出版社



00461353

7712.45

再造了的男人

21

〔美〕威廉·比克罗夫特著

南 宣译 余 思校



春 秋 出 版 社

1989年·北京

慕雪

据美国伯克利公司1988年4月版译出

再造了的男人

[美] 威廉·比克罗夫特著

南 宣译 余 思校

出版发行：春秋出版社

(北京1929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)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印刷三厂

787×1092毫米 32开 9.125印张 200千字

1989年6月北京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31 000册

ISBN 7—5069—0117—X/I·32

定价：3.35 元

主要人物表

瓦尔特·罗德尼·普特耐姆：美国会计总署雇员，艾利思—普特耐姆会计公司的合伙人。在本书中先以“唐纳德·罗伯特·弗兰克林”（昵称“道恩·弗兰克林”）和“弗兰克·姆塔”的身份出现；

劳瑞娜·伯奇：美国联邦司法部内部管理局特工，化名“莱·劳瑞娜·法朗西斯·西伦”（昵称“劳瑞”），对外以“道恩·弗兰克林太太”的身份出现；

理查德·范登赫夫：美国联邦司法部内部管理局局长；

阿瑟·普瑞狄金：国际贩毒组织“辛迪卡特·萨德”的第一流职业杀手；

艾尔·方伯雷肯特：国际贩毒组织“辛迪卡特·萨德”的后台老板，真名叫“加思帕·希拉德罗”；

艾尔蒙·赫戈：赫戈诊所负责人，医生；

爱德华·克鲁帕斯：神经外科专家；

希罗·弗克达：弗克达诊所负责人，医学博士；

弗兰克·姆塔：辛迪卡特·萨德的法律顾问，后来向美国联邦政府自首；

莱恩·洛巴尼克：美国联邦司法部内部管理局特工；

史坦尼·施京：美国联邦司法部内部管理局财务主管。

主要机构表

美国联邦司法部内部管理局：

辛迪卡特·萨德：南美某国际贩毒集团；

瓦尔塔—姆塔—哈尼卡特—瓦尔特法律公司：与辛迪卡特·

萨德暗中来往的私人法律公司；

艾利思—普特耐姆会计公司：美国会计总署的合同机构；

赫戈诊所：美国私人开业的整容院和康复中心，联邦司法部内部管理局的协作单位。

目 录

一	梦魇醒来.....	1
二	移花接木.....	10
三	五里雾中.....	30
四	如狼牧羊.....	42
五	棋逢对手.....	56
六	冷面杀手.....	78
七	疑云初露.....	98
八	将计就计.....	131
九	悬崖劫杀.....	155
十	旧梦重温.....	173
十一	短兵相接.....	194
十二	一波三折.....	217
十三	匿影藏形.....	240
十四	困兽之斗.....	254
十五	最后一幕.....	271
	尾 声.....	283

一 梦魇醒来

他挣扎着从令人恶心的昏睡中醒来。嘴里不是似腥不腥的酒味，而是一种使他惶恐的化学药品的异味。他不由得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。

这是什么地方？以前，他也曾在一些陌生的环境下恢复过知觉。那多半是在公务旅行中，一场酩酊大醉，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躺在旅馆的房间里。或许这次发生了同样的事。

然而这一次却迥乎以往。他想不起来发生了什么倒霉的事，使他躺在了这么个陌生的地方，嘴里的异味又是从何而来……头好象裹在棉花里，飘飘悠悠；面部麻痹，没有知觉。

他仰面躺着，紧闭着双眼，带着一种睁眼后定会发现什么怪异的不祥预感……右手滑向毯子，顺着下滑的床单的边缘向上移动，先是脖子，然后是粗短的下巴，他感到手指木然而僵硬，象是戴上了一个橡皮手套。

他的手触到了什么，……啊，绷带，上帝！真是绷带！就在右耳上方。他用手沿着丝网般的纱布和硬梆梆的绷带向上摸索。汗水从纱布下渗出，发出阵阵渍痛。

他感到身下躺着的物体开始倾斜。也许，那仅仅是大脑中的臆想？他试图睁开眼睛，但是睁不开。一些粘乎乎的游戏封住了两眼。他把手向下移，触到了长而尖的眉毛，发现双眼确实被封住了。他吃力的、用棍棒一样不听使唤的手指

挪向眼部，想扒开眼皮上交叉的绷带。

眼皮稍稍睁开了一道缝。但是视野里只是一片模糊的暗灰色。怎么？难道眼睛瞎了？他费力地用食指在鼻梁前摇晃，以检测视力。怎么？鼻子又不在了！在鼻子的位置上，是一团纠结在一起的纱布。他又移动了一下手指，在左颊上方发现了第三块敷料，他摸到了它，他用一只眼往上瞅，瞥见了脸上棕色的汗毛，左眼同样被结实的胶布粘住了，他用僵硬的手去撕扯，终于打开了眼帘。

一阵寒冷的气流掠过他的嘴唇和舌头，他喘息着。背部被汗水渍得发痛。他仿佛是一捆床单或是一卷不能弯折的床垫。他竭力使自己弄明白笼罩在他头上的一片浑沌，凝聚目光，调整视距，投向镶嵌着星状图案的色调和谐的桃花心木天花板。

工艺精巧的天花板开始飘移。他赶忙把目光笔直地固定在头顶上，天花板便又停止了可恶的摇摆。

身下的床也似乎特别巨大，樱桃木的床头象一道篱笆似的悬在头顶。显然不是病床，也不是一间病房。他的目光缓缓向右，沿着天花板延伸，一直触到了天花板与墙壁的交界处，他看到了装饰华丽的墙壁，那是用价格昂贵的草绿色布蒙上的，一扇镶嵌的门框滑进了他的视野，又有一扇，一共两扇门。远处的大一些，可能是房间的进口；另一扇小一些，似乎是盥洗室的门，或者是洗澡间。接着，他又看到了一把弹簧椅，一个精巧的三屉橱，都是古色古香。

他尝试着一点一点地、慢慢地，把头移向另一边，未能如愿。头转不动。于是他只好把目光重新投回到墙壁上，琢磨着考究的天花板。突然，他发现相对的墙上有一扇跨度很大的窗户，玻璃用铅条固定，豪华的天鹅绒的绿色窗帘拉开

了，绿色的窗帘绳悬在一边，衬着屋外的光线，在墙上映出浓淡不一的色彩。

窗外正是白天，但是屋内的光线却不很亮。透过窗户，他可以瞥见一幢红砖墙的粗略的剪影。那是另一幢建筑呢，还是这间屋子的侧房？

在屋内最远的角落里，有一个巨大的、桃花心木的梳妆台，它有五个抽屉和一个镀着金框的悬挂在墙上的镜子。

他大胆地把头抬高了一点，然而一阵眩晕。

他看见了擦得锃亮的镶木地板伸展开去，中间铺上了奶油色的波斯地毯。——他把头重新放回枕头上。他动得太多了，几乎精疲力尽。他必须放松一下已经过度紧张的脖子的肌肉。

脖子有些扭伤，他再度转了一下头。摇晃的视野中飘来一双脚，尖而发亮的、高高的脚后跟，无疑不是自己的脚。往下，他又看到这两脚并非偶然地搭在地毯的边缘上，腿在脚踝处叉开，两腿结实，线条优美，长筒袜发出淡蓝的色泽。他的眼窝颤动起来。但他强迫自己向上看：海军蓝的裙子，在膝部交叠的双手，白色的罩衫，拘谨的束着带子。

她的脸白得近乎白罩衫的颜色。他眯起眼，凝聚起目光，以求看得更真切些。圆润的下巴，坚毅的嘴角，笔直的鼻梁，高得恰到好处的颧骨，长而纤细的、弓形的眉毛。最后，是令人赞叹的头发：闪闪发亮，黑得如同乌鸦的翅膀。她坐在一张红皮革椅子上。

他润了润干得冒烟的喉咙，问她：“你——”他的声音象游丝一般细弱。他停了一下，再度鼓起力气问她：“你是护士吗？”

她的眉毛挑了起来，他无法理解这个表情。她的答语既

沙哑又认真：“我不是护士，道恩，我是你的妻子”。

他情愿对着任何教派的上帝发誓：他从未见过这个女人。这真使他吃惊非小。此外，她称他为“道恩”，并没有给他一点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的暗示，而他又何以躺在这个考究的房间里。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

他勉强地把头偏向左边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，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伤害。但他尽力控制自己，使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，避免冲突。他把目光呆直地投向空中，斟酌着问道：

“你方才叫我‘道恩’，是吗？”

“当然，亲爱的。”

他听见她的裙子发出了窸窣声。她站了起来，俯向他，蹙起的眉毛弄皱了她的油脂般细腻、平展的前额。她安慰着他：

“这是麻醉剂的作用。麻醉期还没有完全过去。你最好规规矩矩地睡上一觉。”

就此屈服，老老实实去睡觉？那就会丧失他此刻神智清醒这一非常微小的、也是他仅有的立足点。这点他内心里是清楚的。

“睡觉？不，睡觉不，现在不，不。”

天哪，语无伦次，听起来简直是一种洋泾浜英语。

她把手放到了他的手上，手指显得凉冰冰的。

“我看还得找赫戈医生去。”她说。

他准是一直昏昏沉沉来着，尽管他自己努力保持清醒。突然，一个矮胖的穿着白大褂的男人向他俯下身来。他的装饰着珍珠纽扣的蓝衬衫绷得很紧，佩着一条红白相间斜条纹的领带。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进来的。反正他没听见他进来

的声音。

“啊哈，弗兰克林先生，你觉得怎么样了？”

肥得起皱的面孔，衬着多肉的下巴，蓝色的眼珠陷在臃肿的眼窝里，说话的腔调活脱象一个脑满肠肥的人特有的声音。

弗兰克林先生？那么我就是道恩·弗兰克林了。这个名字毫无意义。他在心里思忖。

“大夫，我在这儿到底为了什么？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你不记得了？”

道恩·弗兰克林开始摇头。但是一阵突然的刺痛使他发出了呻吟声。

胖医生唇上淌着汗。汗从他价格昂贵的剃须剂洗过的唇髭上渗出来。

“手术后头痛，弗兰克林先生。不要乱动，很快就会好的。”

胖医生掀起汗浸浸的嘴巴：

“你想起什么来了吗？你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？”

道恩竭力回想，想把思绪收拢来，但是无济于事。

“换句话说，你怎么到了这儿？”

“不。我实在想不起来发生了什么倒霉事。”

他的嗓子哑哑。

“那好，弗兰克林先生。你显然恢复了对语言的记忆。你正在使用它们。还记得字母表吗？A，B，C，D，——”
胖医生点头诱示着，鼓励他接着往下说。

“E，F，G。”

“二加二？”

“等于四。”

“还记得你母亲的名字吗？”

一片空白。委实记不起来了。

“哦，是这样。那么记得你的生日吗？你夫人的名字呢？”

“我——”潮湿、疼痛在身下的衣服内扩展，前额胀痛，胸膛感到憋得慌。他又惊又惧，一身冷汗。

“弗兰克林先生——”

胖医生继续打着手势，启发他。

她又滑入了他的视界。轻轻地，小心地，用滑步行走，就象人们在危重病人面前常做的那样。

“选择性记忆丧失。他似乎遗忘了自己的过去。精神病医生对此会很感兴趣的。但是在他面对那种检查之前，我坚决主张先恢复他的体能。”

“靠休息？仅仅靠休息能行吗？”她问道。

“弗兰克林先生显然遭受了严重的外伤。”

“该死的手！”道恩举起不听使唤的手，觉得它沉重得象块砖头。“让我参加谈话吧，如果您不会介意的话。大夫，我究竟怎么了？”

她关切地俯向他，身上有一股麝香味。她那生动的、碧绿的眼珠热切地盯着他：

“一次意外事故，亲爱的。我们当时正在三十号公路上，驱车前往奥尔冈昆湖，到一个委托人家里去。一辆卡车撞上了一个停车牌，接着又碰上了我们。总算非常幸运，没把命给送掉。你记不起来了么？”

“什么也记不清了。真的一点也记不得。我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面部撕裂性损伤。”赫戈医生迅速补充说。

“鼻梁粉碎性骨折。你还算走运。当然，你的夫人运气更好些，甚至没有受伤。”

“啊，感谢上帝，我的妻子——”

“劳瑞，亲爱的，我的道恩。”

他看见她迅速瞥了赫戈一眼。

赫戈医生说：“你幸运地活了下来。但更值得庆幸的是你恰巧在艾伦达加湖的赫戈诊所附近，纽约州北部的艾尔巴尼西边。警察及时把你送到了这里，真是不幸中之大幸。”

道恩极力使自己的思绪跟得上他正在谈的话题。

“我的诊所专门从事整形外科手术。弗兰克林先生。恐怕我们这一地区的任何一个急诊室，都不曾做过类似你这样的脸部手术呢。”

道恩发现赫戈的语调里显露着自我欣赏。怎么？自豪什么？是非科班出身吗？

“但是赫戈大夫，我的钱丢了，这——”

赫戈把手一挥，作了个不屑一提的手势。

“这是暂时的。哦，过久的麻醉反应，伴随着严重的外伤，其后果是很难预测的。休息吧。可能一个持续的恢复期会加快弗兰克林先生的康复。”

赫戈医生温和的保证听来使人气馁。

道恩隐约有一种预感，那就是他们向他隐瞒了什么事，而这事他们不想让他知道，这使他不寒而栗。

浑身乏力，令人恶心的感觉退去了，他现在能稍稍自如一些地转动脖颈。

“真是一间漂亮的房间，大夫。这儿的一切都是服务于整形手术的吗？”

“啊啊，弗兰克林先生，你也这么想？又是一个带偏见

的人。没关系。当你的绷带拆去后，你会欣赏我的手术的。不过你的问题问得很合适，我们这儿还有其它设施，譬如一个控制体重的地方。”或许是因为很胖的缘故，他避开了“减肥”这个词。

“减肥中心？你还经营一个减肥中心？”

“我们宁肯叫它康复中心。但是我真正的行业是调整上帝的疏忽。当然，包括修复严重的组织损伤，譬如象你。”赫戈转向樱桃木的脚踏板。他的夹克衫下的膨起的肚皮斜倚在床沿上，肥胖、粗短的手擦拭着汗浸浸的上唇。

道恩奇怪，为什么这个男人在这么冷的房间里还如此淌汗呢？

“现在你已经很放松了。弗兰克林先生。让我们再试一次。你母亲的名字？”

依旧是一片空白。

“你出生在哪儿？弗兰克林先生？”

道恩抿紧嘴唇。颊骨的绷带下，缝合的伤口又痛起来了。

“你的住址？”赫戈的声音是随便的，但道恩却觉得那里面有一种潜藏的紧张。

他自己的声音是颤抖的。

“我无法回答你的任何一个问题。你是否能帮帮我——，让我回到现实中来？”

“哦，有一种确定的试验方法。但是你的选择性记忆丧失是由于严重的颅脑外伤引起的。所以我还是坚持建议你休息、放松。大脑有一种惊人的自我恢复能力，我对此表示乐观。”

赫戈抬起肥厚的手腕，瞅了一下腕上的手表：“哎呀，

我恐怕要到别处看看。你恢复得很快，先生，不必过于担心。弗兰克林太太，你来一下，我有句话对你说。”

孤零零的被撇在这个令人不安的房间里，他开始想念她了。或许仅仅是希望她出现，身边有个人，抑或是任何一个人。他甩开自我怜悯的心情，开始回忆他所知道的有关所谓“道恩·弗兰克林”的什么。当他意识到怎么也回忆不起这个有关自身的问题时，一种绝望的情绪攫住了他。

不一会，那个称作“劳瑞”的女人——该死的劳瑞——回到了房间。他清了清自己的喉咙，问道：

“都谈了些什么？”

“费用问题。我们必须补上他的费用与医疗服务救济协会支付的保险金的差价。但是他表示不要我支付我的房间费。”

“你的房间？”

“是呀？我住在隔壁房间，亲爱的。他说现在不是旺季，房间反正也是空着。他似乎是一个大好人，你说不是吗？”

“我看他倒象是个随随便便的、浅薄的、神经质的家伙。”

她用双手捧起他的手，握在掌中：

“给他一个机会试一试，道恩。所有这些都会过去，你会好的。”

她的话里，一些东西似乎听来变得模糊、飘忽。她的话听起来似乎对，但他们又都仿佛缺少信心。难道他所受的伤比他们敢于告诉他的更为严重？

屋子渐渐变暗。他睡着了。他的手一直被她握在掌中。

二 移花接木

他感到自己象个一年级小学生，甚至更象个傻瓜。真的，就是在全美国，你也找不出一个小学生会向老师提出这样的问题：“你能告诉我，我是什么人？”

劳瑞极其耐心地向他说明着：

“你是唐纳德·罗伯特·弗兰克林。”她的话语娓娓动听，非常亲切而柔和。

“罗伯特是你母亲娘家的姓。”

“唐纳德·罗伯特·弗兰克林。”他慢慢地重复一遍。

“丽娜曾是你母亲的名字，或者说是我婆婆。”

“曾是？”

“是的。她已经故世了，四年前死于肠癌。”

他无动于衷，好象只是在课堂听一节毫无生气的课。

“那么我父亲呢？”他现在平坐着，仄楞着脑袋，枕在垫得高高的被褥上。

“他也故世了，道恩。他并不想接着婆婆的后脚走。他也从不喜欢闲着。在出版行业干了四十多年之后，他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。”

她把椅子挪向他、靠他更近些，象是想抚慰他，脸色表现出哀戚。

“他叫什么……劳瑞，我父亲叫什么？”

这回他的口齿清楚了一些。

“他叫菲利浦。菲利浦·詹姆斯·弗兰克林。他是卡利斯出版社的副总裁。”

她的语调比她那刚毅的嘴角温柔得多。他心里暗想。

“什么地方？我是说，他们曾生活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匹兹堡。你是1944年出生在那里的。”

“现在是不是1984年？”

她的脸上第一次绽出了微笑。她的牙齿细密整齐，颜色雪白，闪出耀眼的光泽。她的笑窝有魅力，不觉使他动情。

“唉，不对，今天是1987年4月17日。”

“五天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我在这儿已经五天了。我记得最后一天是12号。”

“你还记得12号那天做了些什么吗？”

她的声调陡然紧促了起来。

“一个约会……大约是吃午饭？”

她那乌黑的眉毛拧到了一起，随后如同乳脂般细腻平滑的前额舒展了开来。

“你仅仅记得日子，但是出了什么事却丝毫也记不得了，是不是？”

他试图把脑袋沿墙转一圈，但是不成。

“光记得日期。”

草绿色的贴墙布闪出微光，跳回到视野中来。

“道恩，你感觉好些了吗？”

他摇了摇头衰弱无力的手，“好些了。谈谈你自己吧。”

“劳瑞是劳瑞娜的昵称，亲爱的。全名是莱·劳瑞娜·法朗西斯·西伦。”